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四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讀禮通考卷四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儀節十二

卒哭

儀禮士虞禮記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注詳

前卷

乾學案士虞禮經文但言虞祭而止初不及

卒哭祔祭唯記文有之故今即取記文以補

經文云　又案亦如初者謂所行祭禮悉如

虞祭也

獻畢未徹乃餞注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尸旦將始祔於皇祖是以餞送之疏

自此盡不脫帶論卒哭之祭末徹餞尸於寢門外之事鄭知是卒哭之祭者以三虞無餞尸之事明旦當入廟易處鄉尊所故特有餞送尸之禮也

敖繼公曰此承上文謂三虞之祭既三獻也餞尸於外者象神將適其祖而送之也

徐元文曰獻畢未徹乃餞鄭注謂卒哭祭三獻之後而敖氏謂虞祭三獻之後其說不同何以斷之愚以為若依敖說則是卒哭即在三虞之日但有餞尸之禮而無卒哭之祭矣禮明指卒哭為吉祭且儀禮有

卒哭祝辭則卒哭之有祭昭昭矣今以餞尸之禮當之是果合於經意乎況餞尸之儀節略矣卒哭成事之吉祭果如是而止乎敖氏之說吾斷以為不可從也

尊兩甒於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注少南將有事於北有玄酒即吉也此在西尚凶也言水者喪質無鼏不久陳　疏將有事於北者即下文尸出門右南面已下是也虞祭用醴酒無玄酒卒哭與虞祭同今至餞尸用玄酒示將即吉也

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注在門之左又少南

饌籩豆脯四脡注酒宜有脯也

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注乾肉牲體之脯也折以為俎實優尸也尹正也雖其折之必使正縮從也

敖繼公曰二尹云縮則祭半尹橫矣軌內在俎而縮亦變於牲三者蓋餕於外西塾上之南籩豆在俎北也

尸出執几從席從注祝入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几席素几葦席也以几席從執事也

尸出門右南面注俟設席也　疏尸門右南面在坐北立下即云席設明俟設席也

敖繼公曰他時尸出則歸此乃南面立者或祝告之以將有事也與

席設於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注將入臨之位士喪禮賓繼兄弟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

主人出即位於門東少南

婦人出即位於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注婦人出者重餞尸　疏

婦人有事自堂及房而已今出寢門之外故云重餞尸也

敖繼公曰主人位少南者宜稍鄉南且為婦人當位於其北也衆主人以下亦在主人之南如臨位而婦人之位則當南上婦人出者宜送神也云哭不止見其哭而出也

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於薦東朐在南注朐脯及乾肉之屈也屈者在南變於吉

敖繼公曰是時唯主人不哭為將行禮也然則亞獻三獻之時主婦賓長亦不哭特於此見之也主人拜送葢亦北面如室中之儀

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注授乾肉之祭尸受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於南方注反之反於佐食佐食反之於俎尸奠爵禮有終敖繼公曰卒爵而主人不拜且奠之而不酢皆略也南方薦右也後奠者又以次而南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於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注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尸出門哭者止注以餞於外大門猶廟門疏尸出以大門哭者便止者正以餞於寢門以

大門為限也賓出主人送拜稽顙注送賓拜於大門外主婦亦拜賓注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丈夫說絰帶於廟門外注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夕日則服葛者為祔期

敖繼公曰喪服之始絰帶先加故於將變之時亦先說之

入徹主人不與注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婦人說首絰不說帶注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說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至祔葛帶以即位檀弓曰婦人不葛帶

敖繼公曰既徹乃說絰下丈夫也婦人指五服之親言也不說帶則不以葛易之間傳曰男子重首婦人

重帶婦人質故於其所重者有除無變其三年者至小祥而除之齊衰期以至小功則皆終喪而除之檀弓曰婦人不葛帶是也其緦麻者此時亦不說既退則除之與

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注以餞尸者本為送神也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

敖繼公曰此節在既隂厭主人復位之後拾踊者謂丈夫婦人及賓也然則於餞尸之時賓亦踊矣上記不見之者文略也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注謂士也將旦而祔則薦注薦謂卒哭之祭疏記人見卒哭之祭為祔而設故云將旦而祔則為此卒哭而祭也

敖繼公曰此薦在三虞之夕也將以來日旦明祔神靈於廟則是時復薦於寢而告之薦謂薦脯醢而奠酒也唯主告神以祔期爾故其禮略曩者既餞尸送神於外也今復薦於寢者以神不可測雖已送之猶不敢必其往也

乾學案此句之義依注疏則不過覆解上文之辭依敖氏則別有薦神之禮愚謂死者之靈將出寢而入廟故上有餞尸之禮則於餞尸之後而行告神之禮自不可少此敖氏之說為勝於注疏也不然此語不幾為贅辭乎

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尚饗注卒辭卒哭之祝辭隮升也尚庶幾也不稱饌明主為告祔也女子曰皇祖妣某氏注女孫祔於祖母　疏此女子謂女未嫁而死或出而歸或未廟見而死歸葬女氏之家既葬祔於祖母也婦曰孫婦於皇祖姑某氏注不言爾曰孫婦差疏也其他辭一也疏謂來日某隮祔尚饗女子及孫婦皆有此辭也其祔女子云來日某隮祔爾於爾皇祖妣某氏尚饗其孫婦云來日某隮祔孫婦於皇祖姑某氏尚饗

檀弓卒哭曰成事注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為成　疏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注卒哭吉祭明日祔於祖父注祭告於其祖之廟

陳澔曰吉祭卒哭之祭也喪祭虞祭也卒哭在虞之後故云以吉祭易喪祭也

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疏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急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三月而葬葬罷即卒哭

萬斯同曰世之論喪禮者皆謂三虞之後別有卒哭之祭唯敖氏謂三虞即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即卒無時之哭故三虞亦名為卒哭引士虞記三虞卒哭曰哀薦成事為據愚始見其說而駭之既而思之知其

言之合於禮而不背也檀弓云卒哭曰成事謂卒哭之祝辭易為哀薦成事也夫卒哭始謂之成事則卒哭前之三虞不可謂之成事矣今士虞記之文乃言三虞卒哭用剛日曰哀薦成事果其分三虞與卒哭而二之則卒哭可曰成事而三虞亦可曰成事乎夫所謂成事者成祭事也若依舊說則三虞與初虞再虞等是時祭猶未成也祝辭可曰成事乎唯卒哭與三虞即一事此所以儀禮記文於初虞則曰祫事於再虞則曰虞事而於三虞卒哭則曰成事也蓋虞乃祭名其字之義實卒哭乃因事得名其字之義虛就其祭而言則謂之三虞就其事而言則謂之卒哭無二禮也當夫三虞之前猶有無時之哭至三虞祭竟則卒去無時之哭而但存朝夕之哭故名為卒哭原非以卒哭為祭名也自注疏錯解經旨謂虞為凶祭卒哭為吉祭分三虞與卒哭而二之而儀禮之旨始不明於天下矣或曰檀弓明言是日也以吉祭易喪

祭注疏之言正與檀弓之言合而謂其說非乎曰三虞與初虞再虞本不異唯前用柔日後用剛日前無玄酒後有玄酒前無餞尸之禮後有餞尸之禮較之初虞再虞為稍異有自凶而趨吉之漸焉故名之為吉祭原指三虞之祭為吉於前此二虞非謂三虞之後別有卒哭之祭也若別有卒哭之祭則卒哭用剛日可也三虞何為亦用剛日乎況祭不欲數既葬而三虞以安之亦云足矣胡為更設卒哭之祭哉既別以卒哭為吉祭矣宜別有吉祭之禮胡為亦同之於虞而經文絕無所及哉且卒哭者卒子孫之哭也而以之為祭祖父之名亦見其不達於文義矣故敖氏之言深合乎禮不但解經之有識已也

顧湄曰注疏以虞為凶祭卒哭為吉祭敖氏謂既三虞遂卒朝夕哭萬氏援其說以闢注疏然謂士禮猶可若據雜記及黃勉齋說士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而五月而卒哭諸侯七虞當十二日而七

月而卒哭虞與卒哭之期中間一月相去尚逺欲合為一便多窒礙且敖氏亦未嘗明言卒哭與三虞為一事也恐當仍以注疏為正

餞尸於門外圖

東塾

西塾

門外

席從

醯醢

脯四脡

乾肉折俎二

尹編祭羊刀

凡尸出南面人

主人

酒尊

水尊

婦人哭不止踊

水洗簞爵

主人復位哭踊

兄弟北上踊

賓北上

賓止

尸及大門口

主人送賓拜稽顙

開元禮三品以上喪（四品以下及庶人附）卒哭祭　前一日之夕掌事者改廬翦屏柱楣塗廬不塗見面（塗廬裏不塗廬外）翦蒲為席不緣以木為枕牢饌如虞祭其日夙興祝入燭先升自阼階入於室祝整拂几筵啓匵出神主置於座以出（自啓匵以下四品以下無）掌事者設洗於西階西南北向東西當西霤（六品以下當西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南肆篚實爵一巾一加冪設瓦甒二於靈座之左北牖下醴酒在東冪用絺布加勺南柄掌事者具饌於堂東祝

與執鐏罍篚者先入立於鐏罍篚之後內外衰服俱升主人及諸子倚杖於室戶外俱立於靈座東西面南上妻妾女子子立於靈座西東面南上內外各就位坐哭應拜者立掌饌者以饌升入設於靈座前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罍洗主人止哭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入詣酒鐏所主人酌醴相者引主人進跪奠於靈座俛伏興少退西面立應拜者陪於後祝持版入立於靈座之南北面內外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哀

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諡妣云妣某夫人氏日月不居奄及卒哭追慕永往攀號無逮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六品以下無柔毛餘與四品五品同下皆準此）哀薦成事於考某官封諡尚饗主人以下哭再拜內外應拜者皆再拜哭祝興進跪奠板於靈座興還罇所（祝讀版訖興跪進版興主人哭同時）相者引主人退復位哭盡哀內外各還次祝闔戶與執罇罍者降出少頃與掌饌者入開戶徹饌祝匱主遂闔戶以降自

卒哭之後朝一哭夕一哭疏食飲水周而小祥

乾學案政和禮無卒哭之祭者葢宋以百日為卒哭之期其祭不舉於三虞之後而舉於百日之期故繫此禮於朝夕奠後而三虞之後反無之夫既葬而虞既虞而卒哭此不可易之禮也宋則虞自行於葬後而卒哭不行於虞後何其顛倒之甚乎總由葬無定期往往出三月之外故於百日即為卒哭祭而既

葬之三虞反在其後此不學無術之過也今依其原本卒哭之祭仍列於朝夕奠篇末而此處缺之庶不失其實云

司馬氏書儀卒哭　三虞後遇剛日設卒哭祭其日夙興執事者具饌如時祭陳之於盥帨之東用卓子蔬果各五品膾今紅生炙今炙肉羹今炒肉殽今骨頭軒今白肉脯今乾脯醢今肉醬庶羞謂豕羊及其他異味麪食如薄餅油餅胡餅蒸餅棗餻環餅捻頭餺飥米食謂黍稷稻粱粟所為飯及粢餻團粽之類共不過十五品若家貧或鄉土異宜或一時所

無不能辦此則各隨所有蔬果肉麪米食不拘數品可也器用平生飲食器雖有金銀不用設玄酒一瓶以井花水充之於酒瓶之西主人既焚香帥衆丈夫降自西階衆丈夫盥手帨手以次奉肉食升設靈座前蔬果之北主婦帥衆婦女降自西階盥手帨手以次奉麪食米食設於肉食之北主人既初獻祝出主人之左東向跪讀祝辭改虞祭祝辭云奄及卒哭又云哀薦成事来日躋祔於祖考某官妣云祖妣某封某氏既啓門祝立於西階上東向告利成餘皆如三虞之儀既夕禮始虞之下云猶朝夕哭

不奠三虞卒哭注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檀弓曰是日也以虞易奠然則既虞斯不奠矣今人或有猶朝夕饋食者各從其家法至小祥止朝夕哭唯朔望未除服者饋食會哭大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檀弓又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如讀祝於主人之左之類是漸之吉祭也

朱子家禮卒哭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用吉禮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並同虞祭唯更設玄酒瓶一於酒瓶之西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虞祭唯更取井花水充玄酒質明祝出主同再虞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並同虞祭主人主婦進饌主人

奉魚肉主婦盥帨奉麪米食主人奉羹主婦奉飯以進如虞祭之設 初獻並同虞祭唯祝執版出于主人之左東向跪讀為異辭並同虞祭但改三虞為卒哭哀薦成事下云來日隮祔于祖考某官府君尚饗 案此云祖考亡者之祖考也 亞獻終獻侑食闔啓門辭神同虞祭唯祝西階上東面告利成

朱子曰溫公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右卒哭讀祝于主人之左蓋得禮意

楊復曰高氏禮祝進讀祝文曰日月不居奄及卒哭叩地號天五情糜潰謹以清酌庶羞哀薦成事尚饗

儀節 序立 出主祝盥洗啓櫝出主服重者在前輕者在後男東女西以長幼為

次序舉哀 哀止 降神 盥洗主人降階洗手詣香案前跪 上香 酹酒傾於茅沙上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參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進饌主人奉魚肉主婦奉麪米食主人奉羹主婦奉飯 初獻禮 詣靈座前跪 祭酒傾少許於茅沙上 奠酒執事者接盞置神主前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退稍後立跪 主人以下皆跪 讀祝文祝執版立於主人之左東向讀之畢 俯伏興平身少退 舉哀主人以下皆哭少頃 哀止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人獨拜 復位 亞獻禮 詣靈座

前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若主婦行禮則拜四拜不用俯伏平身　復位　終獻禮　詣靈座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侑食子弟一人執注就添盞中酒　主人以下皆出　闔門執事者閉

門無門下簾少頃　祝噫歆祝當門北向作聲三　啓門乃開門　復位主人以下皆復

位　點茶執事者以茶進　告利成祝立西階上東向告　辭神　舉哀主人以下

皆哭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哀止　焚祝文

納主　徹饌　禮畢　祝文並同虞祭但改三虞為卒哭哀薦成事下

云來日躋祔于祖考某官府君尚饗

餘並同所謂祖考亡者之祖考也

乾學案丘氏儀節一祭而再拜者五四拜者二何為如是之多太繁則不成禮拜豈以多為貴乎不如依書儀及家禮本文為得禮之中也

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猶朝夕哭主人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楊復曰案古者既虞卒哭有受服練祥禫皆有受服蓋服以表哀哀漸殺則服漸輕今世俗無受服自始

死至大祥其哀無變非古也書儀家禮從俗而不泥古所以從簡

會典品官禮卒哭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並同虞祭唯更設玄酒瓶一於酒瓶之西）其日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虞祭）質明祝出主喪主以下皆入哭降神喪主奉魚肉主婦盥帨奉麪米食喪主奉羹主婦奉飯以進乃初獻（並同虞祭唯祝執版立於喪主之左東向跪讀為異祝辭改三虞為卒哭哀薦成事下云來日躋祔于祖考某官府君尚饗）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其儀並與虞祭同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其朝夕哭猶故喪主兄弟

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庶人禮卒哭　三月而卒哭其日夙興掌事者具饌於堂東内外各衰服贊者引喪主以下俱杖升立哭於靈座東西向南上婦人升詣靈座西東向南上内外俱就位哭贊者升自東階入徹夕奠出執饌者以饌升設於靈座前贊者引喪主降盥手訖進詣靈座前以盞跪奠酒俛伏興少退西面立祝入立於靈座南北面内外哭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

於考某人母則曰哀子曰妣某氏日月不居奄及卒哭叩地號天五情糜潰謹以清酌庶羞哀薦成事尚饗祝興喪主再拜哭應拜者皆再拜哭盡哀喪主以下各還次自卒哭後朝一哭夕一哭乃諱名喪主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祔

儀禮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祔注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疏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天子諸侯有木主者以主祔祭訖主反於寢如祫

祭訖主反廟相似文二年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是練而遷廟故引之為證也

呂大臨曰禮之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遷喪而後遷於新廟故此謂之祔

沐浴櫛搔翦　注彌自飾也搔當音爪　疏上文虞沐浴不櫛今祔時櫛是彌自飾也

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膉　注專猶厚也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折骨以為之今以脰膉貶於純吉

敖繼公曰唯云取諸脰膉是不分左右皆用之矣此折俎謂尸祝之外凡執事者之俎也作俎亦存焉有此俎則有致爵獻賓之禮矣曾子問曰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然則祔祭其無奠酬之事與以專膚為俎且取諸脰膉胖不用體骨也所以然者祔未純吉猶以左胖為神俎其右胖之

體骨則不敢以為執事者之俎實葢辟吉祭神俎之所用者也

其他如饋食注如特牲饋食之事　疏知不如士虞饋食禮者虞不致爵則夫婦無俎矣上文有俎則祔時夫婦致爵以祔時變麻服葛其辭稱孝夫婦致爵與特牲同故云如特牲饋食之事也

敖繼公曰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乾學案此所云饋食即儀禮特牲饋食篇也彼注疏謂是士常祭之禮今祔祭亦用之者葢卒哭既為吉祭則祔之為吉祭可知故亦得倣而行之但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祔則

得致爵而不得旅酬亦自凶而趨吉之漸也

其特牲饋食禮詳見下五十一卷

用嗣尸注虞祔尚質未暇筮尸疏言用嗣尸則從虞以至祔祭唯用一尸而已以哀未殺未暇筮尸練祥則筮尸矣敖繼公曰嗣尸主人子行之次於為虞尸者也以次相繼而用之故曰嗣虞祔異尸者若曰吉凶不可相因然

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注稱孝者吉祭疏對虞時稱哀案檀弓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卒哭既為吉祭祔在卒哭後亦是吉祭故鄭

以吉祭言之　敖繼公曰此祭而告之而辭乃唯以孝子為稱者蓋主於祔者也

用尹祭　注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　疏知尹祭是脯者曲禮脯曰尹祭故知也但曲禮所云是天子諸侯禮用脯特牲少牢無云用脯者唯上餞尸有脯此非餞尸而云尹祭亦記者誤也以其上文初虞云敢用潔牲剛鬣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是記人誤云亦者亦上文香合也

嘉薦普淖普薦溲酒　注普薦鉶羹不稱牲記其異者　疏知普薦是鉶羹者案上文虞禮及特牲皆云祝酌奠於鉶南則鉶在酒前而設此亦普薦在酒上故知也但虞禮一鉶此云饋食則與特牲同二鉶故云普薦也

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　注欲其祔

合兩告之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　疏欲使死者祔於皇祖又使皇祖與死者合食故須兩告之是以告死者曰適爾皇祖某甫謂皇祖曰隮祔爾孫某甫二者俱饗是兩告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者至祔須得祖之木主以孫祔祭故也天子諸侯有木主可言聚與反廟之事大夫無木主故云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者曾子問云無遷主將行以幣帛為主命此大夫士或用幣以依神而告使聚之無正文故云乎以疑之

黄幹曰案卒哭有饗辭此祔禮既有尸則勸尸亦合有饗辭今案卒哭饗辭注云祔及練祥亦同但改哀為孝爾則其辭當云孝子某圭為而薦之饗

敎繼公曰此兩告之是兩祭之也兩祭之兩用一尸且不別設几席薦饌蓋祭禮或當然也

檀弓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注末無也 據得常正禮此謂不得正禮故謂之

疏上云虞卒哭及祔皆變即喪服小記云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後卒哭速葬速虞而後卒哭之前其日尚除不可無祭謂之為變其禮如何謂於三虞卒哭之間剛日而連接其除所以恒用剛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歸依也

吳澄曰變易也變而之吉祭即上文所謂以吉祭易喪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即上文所謂明日祔于祖父也言喪祭變而趨吉祭自卒哭始相比速及祔祭必於此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間斷者不忍使親之神一日無所歸也前言弗忍一日離蓋言孝子送形而往既窆而還則已與親之體魄離矣迎精

而反於家即宜聚親之神魂與相交接若不遄修虞祭而待明日則是此葬之一日與親相離孝子不忍故不待明日虞而於葬日虞也此言不忍一日末有所歸蓋言卒哭之末有餞禮送神適祖廟矣翼早急宜就祖廟迎奉其神若用虞祭之例相隔一日而始祔祭則卒哭後祔祭前此一日親之神無所依歸孝子不忍故祔祭必於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閒日也注疏以變為非常禮之祭謂速葬速虞者於卒哭前再有此非常之祭考之經傳記未見明據

乾學案此條注疏未合經意當以吳氏之說為正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注期而神之人情

陳澔曰孝經云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孔子善殷之祔者以不急於死其親也

喪服小記婦之喪祔則舅主之注婦謂凡適婦庶婦之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疏祔是祔於祖廟其事重故舅主之婦之所祔者則舅之母也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注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為士大夫者不得祔於諸侯卑別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為祖者兄弟之廟而祔之中猶間也疏禮孫死祔祖祖為諸侯孫為士大夫而死則不得祔祖謂祖貴宜自卑遠之故也諸祖祖之兄弟也既不得祔祖當祔祖之兄弟之為大夫士者也夫既不得祔祖故妻亦不得祔于祖姑而

可以祔於諸祖姑也諸祖姑是夫之諸祖父兄弟為士大夫者之妻也然上云士易牲祔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祔於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故大夫士不得輕親也妾祔於妾祖姑者言妾死亦祔夫祖之妾也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也凡祔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當為壇祔之爾

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注人莫敢卑其祖也疏諸侯不得祔天子者卑孫不可祔於尊祖也祖賤而孫貴祔之不嫌也若不祔之則是自尊欲卑於祖也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注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疏謂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祔

祖則用大夫牲不敢用士牲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之前也然賤不祔貴而此云士祔大夫者謂無士可祔則不得不祔於大夫猶妾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也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疏謂舅之母有三人則祔於舅之所生者也

張子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婚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乃天地之大義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

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為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祔以首娶繼室别為一所可也

或問朱子曰頃看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别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朱子云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

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　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横渠之説似亦推之有大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為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碍其勢將有所杌隉而不安者唯葬則令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别營兆域宜亦可矣

黄榦曰令案喪服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祖姑有三人皆得祔於廟則其中必有

再娶者則再娶之妻自可祔廟程子張子特考之不詳爾朱先生所辨正合禮經也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注妻為大夫夫為大夫時卒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　疏謂夫為大夫時而妻死其夫或黜退不復為大夫而死而祔於此妻但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時牲若妻死後夫乃得為大夫而祔祭其妻則得用大夫牲妻從夫禮故也謂始來仕無廟者若其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于其妻今夫死祔于其妻故知是無廟者

方慤曰婦人以從人為事故貴賤從夫而不在已也

陸佃曰祔於其妻即是祔于其祖蓋妻未有不祔於祖姑者也鄭氏謂始來仕無廟者誤矣

應鏞曰此據妻之生死同夫榮辱而立文注以祔于其妻則為始仕而未有廟亦未必然正使新徙他國而為大夫亦必有廟既不立祖廟豈敢為妻立廟乎

乾學案應氏之說是也但不祔祖而祔於妻自是變禮鄭氏未仕無廟之說未可非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　疏妾當祔于妾祖姑若無妾祖姑當祔于高祖妾祖姑今又無高祖妾祖姑則當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祔于女君鄭恐女君是見在之女君故云女君適祖姑也若女君少牢妾則特牲若女君特牲

妾則特豚也

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　注祔自為之者以其祭於祖廟　疏妾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以其祔祭於祖姑尊祖故自祔也妾合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則祔於女君亦可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注附讀皆為祔大夫祔於士不敢以己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祔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祔者祔於先死者　疏大夫祔于士者謂祖為士孫為大夫可以祔祭於祖之為士者也士不祔于大夫者謂先祖為大夫孫為士不可祔祭于大夫唯得祔於大夫之兄弟為士者無昆弟則從其昭穆者謂祖為大夫無昆弟

為士則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為士者若高祖為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為士者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之後應合祔於王父王父見在無可祔亦如是祔於高祖也

萬斯同曰祔於大夫之昆弟則是從孫而上祔於從祖矣從孫恐無配食從祖之禮若果有之將其子如何行事且從祖也他日不有已之孫來祔乎一廟之中而孫祔之從孫又祔之恐無此雜亂之禮也儻使其士而本宗子則固當祀於宗子之家今祔於從祖則是宗子而入支庶之廟矣士祔於大夫為失貴賤之倫宗子祔於支庶不幾亂本支之義乎凡雜記所言多論貴貴而不論親親大要末世之禮而未必本先王之禮也況喪服小記言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則士固有上祔大夫之禮矣胡為乎而又祔於從祖乎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

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注夫所附之妃於婦則祖姑疏無妃謂無祖姑亦間一以上祔於高祖之妃高祖無妃則祔於高祖之祖妃

乾學案疏言附於高祖之祖妃則是祭及六世矣豈有士大夫而上祭六世之祖乎儒者但觧文義而不顧正禮往往如此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爾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疏男子附於王父則配者謂祭王父并祭所配

王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者謂在室之女及已嫁未三月而死祔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

公子附於公子 注 不敢戚君 疏 公子者若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祔之祖於祖之兄弟為公子者不敢戚君故也

萬斯同曰公子諸侯之子也死則自得立廟所謂別子為祖也何須祔於他人此之所云或殤與無後者爾不然或卒哭而行祔祭暫祔於諸祖之為公子者至喪畢而當遷廟乃始立已之廟乎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注 各以其義稱 疏 祭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祭吉則申孝子之心祝辭云孝也或子或孫隨其人也喪謂自虞以前凶祭也痛慕未申故稱哀子哀孫士虞禮稱哀子卒哭乃稱孝子

乾學案孔疏謂卒哭稱孝子今考卒哭祝辭實稱哀子則是自祔以後始易哀稱孝也故今系之祔祭篇

少儀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疏為人祭謂攝祭致胙於君子其將命之辭謂致彼祭祀之福若己自祭而致胙則不敢云福而言致膳膳善也言致善味爾若己祔祥而致胙又不敢云福膳但云告言以祭胙告君子使知己祔祥而已顔回之喪饋孔子祥肉是也

陸佃曰祔練凶事也難以福言又難以善言旁言之而已故曰告

通典晉賀循云卒哭祭之明日以其班祔於祖廟各以昭穆之次各有牲牢所用同卒哭今無廟其儀於客堂設亡者祖坐東向又為亡者坐於北少退平明持饌具設及主人之節皆如卒哭儀先向祖座拜次向祔座拜訖西面南上伏哭主人進酌祖座祝曰曾孫某敢用潔牲嘉薦於曾祖某君以躋祔某君之孫某又酌亡者座祝曰哀子某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嘉薦祔事於皇

考某君適明祖某君尚饗皆起再拜伏哭盡哀復位各再拜以次出妻妾婦女以次向神座再拜訖南向東上異等少退哭盡哀各再拜還房遂徹之自祔之後唯朔月月半殷奠而已其饌如來時儀即日徹之　宋崔凱云祔祭於祖廟祭於祖父以今亡者祔祀之也以卒哭明日其辭曰哀子某敢用潔牲剛鬣普淖普薦醴酒用薦祔事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女子祔於祖姑此皆於今亡者為祖姑也今代皆無廟堂於客堂設

其祖座東面今亡者在其北亦東面而共此饌也若祖父母生存無亡祖可祔者當中一以上祔高祖父母姑也

乾學案開元政和二禮卒哭之後不祔廟至三年禫後始祔廟故今依其原本仍列祔祭於禫祭之後而此處闕之不敢失其實也

唐書儒學傳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廟有二祖妣疑於祔祭請諸有司太常博士韋公肅議古諸侯一

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来有再娶前娶後繼皆嫡也兩祔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温嶠繼室三疑並為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先没榮辱並從夫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祔舅之所生是皆夫人也生以正禮没不可貶於是遂用舒議且嫡繼於古有殊制於令無異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卿士之寢祭二妻廟享可異乎古繼以媵妾今以嫡妻不宜援一娶為比使子孫榮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

聲子聲子孟姪娣也不入惠廟宋武公生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薨立宮而奉之不合於惠公而别宮者何追父志也然其比奈何曰晉南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侯羊兩氏唐家睿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太師顔真卿祖室有殷柳兩氏二夫人並祔故事則然諸儒不能異

程子全書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

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　又曰

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存寢哭於何處

張子全書程氏之説恐非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於殯宫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宫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廟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

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呂大臨曰禮之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於其祖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故謂之祔左氏傳云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周人未葬奠於殯虞則立尸有几筵卒哭而祔祔始作主既祔之祭有練有祥有禫皆特祀其主於祔之廟至除喪然後主遷新廟以時而烝嘗禘焉不立主者其祔亦然士虞禮及雜記所載祔祭皆是殷人練而祔則未練以前猶祭於寢有未忍遽改之心此孔子所以善殷

陳祥道曰先儒謂既祔主反其寢大夫士無主以幣告然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荀卿曰喪事動而遠故將葬而既祖柩不可反孰謂將祔而既餞主可反乎

高閌曰案禮記虞卒哭明日祔於祖父此周制也若

殷人則以既練祭之明日祔故孔子曰周已戚吾從殷蓋期而神之人之情也若卒哭而遽祔於廟亦太蚤矣然唐開元禮則已禫而祔夫孝子哀奉几筵至大祥而既徹之矣豈可復始禫祭乃行祔乎唐禮祥祭與禫祭隔兩月此又失之於緩故今於大祥徹靈座之後則明日祔於廟緣孝子之心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朱子語類荅陸子壽書云衆言淆亂折諸聖人之言則不可易況期年而神之揆之人情亦為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儀禮自始死以至祥禫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

蓋謹於闕疑以為不得其詳則雖孔子之言亦不敢從爾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祔已主反於寢練而後遷廟左氏亦言特祀於主則古人祔後固非遂徹几筵也開元禮之說高氏非之而其謂大祥徹靈座明日祔於廟則徹後祔前尚有一日無所歸也不若且從儀禮温公之說次序節文亦有精意如檀弓諸說不見尊兄所行願以示教若從高氏之說但祥祭之日未可徹去几筵或遷稍近廟處明日祔廟

然後徹之　又荅陸子壽書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祭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説杜氏用賈逵服虔説則以三年為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

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觧鄭氏説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説為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為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唯未嘗深考古人吉凶革變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

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爾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䟽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爾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

誑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酆郇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遷穆主祔廟則二穆遞遷爾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於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為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獘而吕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

者行之然則此等茍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熹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問練而祔是否朱子荅曰此是殷禮今人皆從周禮若唯此節行殷禮亦無意思若如陸子靜所說祔後便除去几筵則須練而祔若如鄭氏所說祔畢復移主出於寢則當如周制祔亦何害今不立昭穆則古所謂祔於曾祖曾祖姑者無情理也　問檀弓云殷

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程張以為頁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中全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哭於何處如左傳杜氏注士虞禮鄭氏注所說於經未有所見不知如何朱子荅曰周禮卒哭而祔其說甚詳殷禮只有一句餘不可考孔子之時必有證驗故善殷今則難遽復矣況祔與遷自是兩事謂既祔則無主存寢者考之未詳若謂只是注文於經無見而未言注疏之所以不可從者如何

不當直以注為不足信也　問士虞禮記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亦曰卒哭明日祔於祖父又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開元禮政和禮皆禫而祔伊川横渠亦曰三年而祔温公書儀雖卒哭而祔然祔祭畢反祖考神主於影堂仍置亡者神位於靈座夫既祔自當遷主於廟若復於靈座則祔祭乃似文具先生荅曰吉凶之禮其變有漸卒哭而祔者漸以神事之復主於寢者猶未忍盡用事死之禮也

又案儀禮始虞之下猶朝夕哭不奠書儀亦謂葬後饋食為俗禮如此則几筵雖在但存朝夕哭為事生意爾儀禮朔月奠下鄭注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如此則朔奠於祫祭後亦似不廢未知是否朱子有書云禮注穀梁傳皆謂練而遷廟大戴禮諸侯亦然以此知古人必以練而遷几筵於廟猶日祭之如橫渠之說然今人家廟只有一間祖考同之豈容如此況又過時只從溫公之儀亦當人情雖於古不同未為大失也錢君謂既祔之後主不當復於寢則

似未安蓋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之主以祭於其所當入之祖廟并祭其祖祭已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祖尚未遷比至於練乃遷其祖而納新主於其廟爾其未遷於廟與既遷而未祥饋羞自如如此則廟自不虛寢亦有饋非如錢君所慮者也　朱子答遷主之問書云既祔之後主不當復於寢陸子靜力主此説子壽疑之皆以書來問余以儀禮注告之子靜謂非經之本文不足據信當時常痛闢之以

為母論古禮但令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孝子之心豈能自安今更言之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皆玄服則是大祥之後除喪而遷矣其初言遷不言祔則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至此方遷於廟矣穀梁云易檐改塗禮志云更釁其廟則必先遷高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改釁故廟待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改釁故廟而納新祔之主矣左氏云特祀於寢國語有日祭之文則是主復寢後猶日

上食矣唯穀梁所謂練而壞廟在三年之内似乎太速禮志所謂釁廟而移故主乃不俟廟之虚而遽遷之恐非人情左氏所謂祔而作主與禮經虞主用桑者不合又謂烝嘗禘於廟與王制喪三年不祭不合疑左氏乃當時之失穀梁因之遂有國君卒哭除服之説非禮之正皆不足據國語曰祭月祀時享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示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於曾高時享於二祧但與祭法略相表裏不見於他經又主既復寢而日

祭之則其几筵臨祭而設邪或常設而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當詳考者昭穆之次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祔新死者於其祖之廟是告其祖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同堂異室以西為上而無左昭右穆之次新主入廟羣主皆遷新主不入祖廟而入於禰之故室此大端與古不同而為禮者猶執祔於祖廟之文似無意義然遂祔於禰廟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

均不免爲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乎 祔新主而遷舊主亦合告祭舊主古書無所載並不說遷於何所天子則有始祖之廟而藏之夾室大夫亦自有始祖之廟今皆無此更無安頓處古人埋桑主於兩階間蓋古者階間人不甚行今則混雜亦難埋於此看來只得埋於墓所大戴禮說得遷祔一條又不分曉 朱子曰卒哭即祔更立木主於靈座朝夕奠就之三年除之 禮卒哭

而祔於祖姑三年而後入廟今既未葬則三虞卒哭之制無所施不若終喪立主而祔祔畢於家廟旁設小位以奉其主不可於廟中別設位更以温公書儀及高氏送終禮參考之當有定論　問禮記曰妾母不世祭於子祭於孫止又曰妾祔於妾祖姑既不世祭又安有妾祖姑之可祔邪朱子荅云此條未詳

劉基集問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既入惠公之廟仲子祭享無所乃別立宫此明驗也今或祔二妻於一室者無乃非禮意乎劉基荅曰是有説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夫人之外則姪娣也廟無二

嫡所以預絶其爭心秦漢以來此禮久廢今之再娶皆夫人也豈可貶之以齊姪娣乎連祔之宜也在昔則有行之者矣

王庭相祔廟說士喪禮卒哭明日而祔祔者祔於祖也以未有廟故祔食於祖喪畢而後遷廟禮也鄭氏練而遷書儀祥而遷開元禮禫而遷其不同何也王子曰禮無明訓儒者各以已意斷之矣然則今也宜何從曰張子有云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因其祫祭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入於廟鄭氏練而遷喪事方中書儀祥而遷似亦尚早不若開元禮禫祭既畢遂行祧遷之禮主人既已從吉祧主安於别室新主亦正其位乃於情理宛轉不遽是故三年除喪而後遷亦以體新主不忍遽祧祖考之孝也曰鄭氏云几祔已即更復於寢何如曰古禮一祔於廟更不復寢觀戴記諸侯遷廟則知之矣其曰出廟門至於新廟

是自所祔之廟而至新廟非自殯宮來明矣其曰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奉衣服者至碑君與有司皆從唯廟中堂下有碑則主由祔廟而出明矣其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則為禰廟始遷之禮明矣是則主祔於祖不復出居殯宮其昭昭如此鄭氏謂祔已復寢不知何據

呂氏曰禮之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于其祖主人未除喪神主未遷於新廟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故謂之祔左氏傳云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於廟周人未葬奠於殯虞則立尸而有几筵卒哭而祔祔始作主既祔之後有練有祥有禫皆特祀其主於祔之廟至除喪然後主遷於新廟以時而烝嘗焉由戴氏呂氏之言觀之則既祔不復寢明矣然則今也宜何如曰既祔而主當居廟不復奉返於寢遇練祥禫祭出而祀於寢必俟合祭而後遷禮也

黃宗羲曰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後儒總緣鮮此而誤夫言特祀於主似乎主不在廟故有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於廟者為新主乎為祖廟乎為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於廟為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於此益祔者既虞之後埋重於祖廟門外即作新主以昭穆之班祔於皇祖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特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於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於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礙於吉祭也三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祧於是易檐改塗羣主合食於廟以次而遷而新主遷居禰廟矣

萬斯大曰卒哭之明日祔主於祖廟自此往而不返故卒哭後更有餞猶人之遠行而餞之也坊記云喪

禮每加以遠子游亦曰喪事有進而無退虞時作主於寢祔則主入於祖廟所謂自近而遠以漸而進也先儒謂祔後復反於寢至練而後遷於廟則是遠而復近進而復退矣然則何庸有餞乎

徐秉義曰世之論祔祭者謂祖與孫同廟當行大小祥祭之時為孫而設不可祭及於祖而祖之神在上得無有所嫌乎予曰不然雜記云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夫王母與王父共廟當其以女子祔王母也王父之神不儼然在上哉然且祭王母不祭王父而不以王父為嫌又何以大小祥祭為嫌也且夫古人之制禮不可以後人之常情測也即如祔祭之時王父與王母並在而其立尸也止一人而已此尸為死者而立不為先祖而立是名為祖孫兩告而其實僅祀新死者之一人也又何嘗以先祖為嫌哉知乎此者可以知大小祥祭之無所嫌矣

萬斯同曰周制卒哭而祔以死者之神主祔於王父之廟也儀禮及戴記皆無祔已主反於寢之文自鄭氏剏為此說而朱子恪遵之諸家有辨鄭氏之誤者反力詆以為非不知喪禮每加以遠見於坊記喪事有進而無退見於檀弓皆主不反寢之證也朱子乃不信經而信傳謂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孝子之心豈能自安夫反之心而不安以此議周制之未盡善則可乃因不安於心而必欲強古人之心以從吾己之心則安矣其於解經得毋有未安乎況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則孔子固以周為未善矣朱子謂心豈能安正合孔子之意若謂主反於寢則既祔猶之未祔也孔子何以善殷而不善周是欲伸己之說而反不合孔子之意矣即程張言喪須三年而祔亦謂理當如是爾初未嘗謂周制必反主也唯朱子力執之故其定家禮卒哭但告祔至大祥而始遷祔以此為祔禮宜然則人有信之者以此為周禮固然

則人反有不信之者矣且所為祔者何謂也葢以死者未入新廟其主無所歸暫以死者之主祔於王父之廟故謂之祔若祭畢即反於寢是一日未嘗祔於祖矣何名為祔乎為此言者其亦不達於祔之義矣葢人死不可無所歸死而未葬則以入土為歸死而既葬則以入廟為歸廟者亡人之室歸於廟而神得所安寢者生人之居歸於寢而神何所泊今日主必當反於寢則是以死者而處生者之所矣毋乃神人雜揉乎廟以棲神故廟必嚴靜寢以居人故寢必雜遝祀主於寢是欲孝其親而反褻其親矣何如祀主於廟之為得哉夫使人之居喪而三年不離喪次則祀於寢固可也苟不能常居喪次致考妣之主褻越於生人雜遝之所反之於心能自安否也夫古之人不忍使其親一日未有所歸而後之人乃欲使其親三年未有所歸乎則知卒哭而祔周人固自有精意而未可厚非也大凡解經者泛解義理與實解制度

不同解義理則可就一己之見解制度則當考古人之詳朱子所言未免信心之過而愚則據經以復舊爾豈敢與先賢抗辨而漫逞其臆說哉

乾學案士虞禮曰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鄭氏注曰祔卒哭之明日祭名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也又曰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於廟陳用之以為既祔不復反吕與叔直謂其主即祔藏於祖廟議者遂不復以祔為祭名竟欲以三月卒哭之後撤几筵罷饋

食薦恩傷教莫此為甚矣予謂祔祭有不能在廟者即祭於寢概云祭畢反於寢猶為鄭氏之疏而祔藏之不可行無待言者請辨之

喪服小記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以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雜記曰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祔於

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祔於其夫所祔之配無配則亦從其昭穆之配妾祔於妾祖姑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公子祔於公子是二者辭意相同注疏皆云論祔祭其言祔必以昭穆即所謂以其班也其所言天子諸侯公子大夫士之殊則取乎卑不敢祔尊務求夫爵列之相同者祔之也葢祔之為義首辨名分次辨

班位固甚嚴也以諸侯而言則周公康叔不敢祔王季而祔於太伯虞仲伯禽叔虞不敢祔文王而祔乎虢仲虢叔芮伯彤伯不敢祔武王而又當祔乎周公康叔以公子之為大夫者而言則魯僖之庶子不敢祔莊公而祔於三桓鄭成之庶子不敢祔襄公而祔於七穆以公子之子孫而言其人或降而為士則亦必祔於族祖之為士者是故晉之欒郤胥

原狐續慶伯齊之高國管鮑宋之向魚華蕩亦必互相從祔務適當於爵列之宜而後止諸侯之廟各在其國亡論已大夫之廟亦必在其采邑晉趙孟宴于溫會孟子餘是趙氏之廟在溫也衛孔悝載伯姬以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是孔氏之廟在平陽也地之相去或數百里將使為人子者寄父主於數百里之外而空守殯宮有是理乎即如鄭

氏說祭畢仍反於寢亦甚勞矣且又何能刻期於卒哭之明日也至於妾母無廟於子祭於孫止安所得祖妾之廟而祔之祖妾且無廟況高祖之妾乎凡若此者寄主之說固不可通就廟以祭亦有難行唯是即寢立尸設當祔者之主與新死者共祭之猶夫始祖所自出之帝本自無主因祭則設之也孔氏䟽云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為壇祔之爾

斯壇也不在寢安在乎祖妾可為壇餘親視此矣若夫嗣世之諸侯公子大夫士則有祖廟可祔矣然如鄭氏祔已復寢則可欲如呂與叔祔藏以待遷廟則亦難行何者祖廟必在適長子孫之家今祖有數十孫則祔者無虛日又設有數孫同祔於祖復有數婦同祔於祖姑婦不依孫孫不偕婦一廟之中嫂叔雜糅不便一矣適屬自修時享喪主則舉祥

禫吉凶間作各不相謀雖或為禮制所許而經傳絶無明文亦何敢信其為可行也不使二矣然亦言乎聚族聯居者爾設以他故散徙又無可祔矣鄭氏云大夫始來仕無廟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即是說也予故曰祔藏之說即在祖廟亦有難行也抑予更有說焉凡行禮必有畫一之制使在彼可行而在此不可行即非通行之禮請更言古

人制祔之意人死魂魄附於尸既葬迎精而反則唯祖考之依將上同乎祖考則必神靈之檀弓虞而立尸有几筵虞祭篇云側亨於廟門外則寢有廟之稱矣孝子之心慮吾親之不能上同乎祖考故制為祔祭兾得因昭穆之班以漸合焉重在合享不在入廟也既即寢為廟則祖考之靈無乎不在矣周公祭太王王季文王為三壇同墠豈必在廟哉斯

則未敢以為必然然於雜記諸文無不環合
又無悖於喪事即遠之旨聊以質於後之君
子焉或又曰殷人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
善殷又如何曰此亦祭之說也注曰期而神
之最是殷人不忍死其親自練以前猶不遽
引之同於先祖周人廹欲神其親卒哭之後
冀速引之同於先祖二者各欲伸其孝非有
厚薄也孔子善殷善其慎重於合享非善其

慎重於入廟也

張猷襲家兒私語余生事二母情雖無二然禮必加生母一等不敢兆施以遵先人適庶之辨陳修弟表武庶子也兄修亡後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蚤亡表統家事當奉適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順適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爾由是二母感悟雍睦嘗見予友何良俊孔目與弟良傅祠部書責之曰吾與叔皆庶出何為稱生母為先妣妣者比也比於父也然則生母不得稱妣敢以庶同於適乎此區區正論非特為適母愛養愈於己出發此議也他日吾身後祠堂中以汝適母朱氏配不得入生母違犯之以不孝論吾魂亦不享汝曹之祭

司馬氏書儀祔　檀弓曰商人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商注期而神之人情開元禮既禫而

卒哭之來日祔祔案士虞禮始虞祝詞曰適爾皇祖某甫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故置於此於曾祖考曾祖考曾祖姑皆以主人言之內外夙興掌事者具饌三分妣則具饌二分雜記曰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注謂若祭王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妣配某氏爾如時祭設曾祖考妣坐於影堂南向影堂窄則設坐於他所妣則但設祖妣坐設死者坐於其東南西向各有倚卓設盥盆帨巾於西階下設承版卓子於西方火爐湯瓶火筯在其東其日夙興設玄酒酒瓶盞注卓子於東方設香卓於中央置香爐炷香於

其上質明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哭於靈座前奉曾祖考妣祠版匣置承祠版卓子上出祠版置於坐籍以褥次詣靈座奉祠版匣詣影堂主人以下哭從如從柩之序至影堂前止哭祝奉祠版置於坐籍以褥主人及諸子倚杖於階下與有服之親尊長卑幼皆立於庭曾祖考妣在焉故尊長不敢坐前無庭則立於曾祖考位前以服重輕為別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左右皆據曾祖考妣言之各以昭穆長幼為序皆北向婢妾在婦人之後位定俱再拜參曾祖考妣其進饌先詣

曾祖考妣前設之次詣亡者前設之主人先詣曾祖考妣前北向跪酹酒俛伏興少退立祝奉辭出主人之左東向跪讀曰維某年月日子曾孫某敢以柔毛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適於曾祖考某官不言以某封某氏配若妣祔則云適於祖妣祖姑某封氏隮祔孫某官妣云隮祔孫婦某封某氏尚饗祝興主人再拜不哭次詣亡者前東向跪酹酒俛伏興少退立祝讀曰維年月日孝子某敢用柔毛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祔事於先考某官妣云先妣某封適祖考某官尚饗祝興降位

主人再拜不哭降復位亞獻終獻皆如主人儀唯不讀祝祝闔門主人以下出侍立於門左右不哭如食間祝告啓門三及啓門主人以下各就位祝東向告利成主人以下不哭皆再拜辭神祝先納曾祖考妣祠版於匣奉置故處次納亡者祠版於匣奉之還靈座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至靈座置之哭盡哀止

呂氏家範案温公書儀祝辭適於曾祖考某官隮祔孫某官儀禮止稱祖蓋自所祔之亡者言之則祖也故其文云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上稱祖下稱孫於辭為順書儀稱曾祖考奉祭之人言也然

既云曾祖則不得云孫今改從儀禮儀禮辭云用尹祭注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亦記者誤故削去儀禮祝辭不稱牲號今從書儀有柔毛

朱子家禮祔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注曰期而神之人情然殷禮既亡其本末不可考今三虞卒哭皆用周禮次第則此不得獨從殷禮

丘濬曰父則祔於父之祖考母則祔於祖妣祔父則設祖考妣二位祔母則設祖妣一位而已卑不敢援尊也　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主祭降神初獻喪主行亞獻　異居則宗子為告於祖為牌位而祭畢則焚之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饌儀如卒哭皆陳之於

祠堂堂狭即於廳事或他所隨便祔父則設父之祖考妣二位當中南向西上設亡者位於其東南西向母喪則不設祖考位酒瓶玄酒瓶於阼階上火爐湯瓶於西階上其餘並如卒哭而三分母喪則兩分祖妣二人以上則以親者

高閌曰若祔妣則設祖妣及妣之位更不設祖考位若父在而祔妣則不可遞遷祖妣宜別立室以藏其主待考同祔若考妣同祔則並設祖考及祖妣之位

胡泳曰高氏別室藏主之説恐未然先生內子之喪主只祔在祖妣之旁此當為據

楊復曰父在祔妣則父為主乃是夫祔妻於祖妣三年喪畢未遷尚祔於祖妣待父他日三年喪畢遞遷祖考妣始考妣同遷也高氏父在不可遞遷祖妣之説亦是但別室藏主之説則非也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卒哭質明主人以下哭於靈座前主人兄弟皆倚杖於階下入哭盡哀止案此謂繼祖宗子之喪其世適當為後者主喪乃用此禮若喪主非宗子則皆以亡者繼禰之宗子主此詣祠堂奉神主出置於座祔祭禮注云祔於祖廟宜使尊者主之祝軸簾啓櫝奉所祔祖考之主置於座內執事者奉祖妣之主置於座西上若在他所則置於西階上卓子上然後啓櫝若喪主非宗子而與繼祖之宗異居則宗子為告於祖而設虛位以祭祭訖除之還奉新主入祠堂置於座主人以下還詣靈座所哭祝奉主櫝詣祠堂西階上卓子上主人以下哭從如從柩之序至門止哭祝啓櫝出主如前儀若喪主非宗子則唯喪主主婦以下還迎序立祝進饌並同虞祭初獻若宗子自為喪主則喪主行之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行

之並同卒哭但酌獻先詣祖考妣卓子前儀同卒哭祝版但云孝子某敢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適於某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尚饗皆不哭內喪則云某妣某封某氏隮祔孫婦某封某氏次詣亡者前若宗子自為喪主則祝版同前但云薦祔事於先考某官府君適於某考某官府君尚饗若喪主非宗子則隨宗子所稱若亡者於宗子為卑幼則宗子不拜

亞獻終獻若宗子自為喪主則主婦為亞獻親賓為終獻若喪主非宗子則喪主為亞獻主婦為終獻並同卒哭及初獻儀唯不讀祝

侑食闔門啓門辭神並同卒哭但不哭

祝奉主各還故處祝先納祖考妣神主於龕中匣之次納亡者神主於西階卓子上匣之奉之反於靈座出門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盡哀止若喪主非宗子則哭而先行宗子亦哭送之盡哀止若祭於他所則祖考妣之主亦如新主納之

楊復曰司馬禮家禮並是旣祔之後主復於寢所謂奉主各還故處也

儀節序立服重者在前輕者在後男東女西主人非宗子則宗子主祭主人立宗子右宗子若於亡者為尊長則不拜　參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降神　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進饌祝以饌進執事者佐之　初獻禮

詣亡者祖考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

興拜興拜興平身　跪　主人以下皆跪　讀祝執祝版立主人之左東向跪讀畢　俯伏興主人獨拜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詣顯考神位前母則云妣後放此跪　祭酒　奠酒　俯伏
興拜興拜興平身　跪　主人以下皆跪　讀祝祝立
主人之左南向跪讀文畢俯伏興主人獨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復
位　亞獻禮　詣祖考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詣祖妣神位前　跪
祭酒　奠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終獻禮其儀
一如亞獻侑食執事者以注徧斟滿盞中酒主人以下俱出　闔門有門
則闔無門則下簾祝噫歆祝當門北面作聲者三啓門　主人以下復位

主婦點茶 告利成祝立西階上東面 利成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納主祝納先祖考妣於龕中次納亡者神主於西階卓子上俱匣之奉新主返靈座主人以下哭從 舉哀至靈座中安主訖又哭之禮畢若禮行於聽事則改納主云奉神主返祠堂主人送至祠堂納主訖後回西階卓子上奉新主

祝文式祔父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孫某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適於顯曾祖考某官處士府君躋祔孫某官處士尚饗如用豕則曰剛鬛並用羊豕則曰柔毛剛鬛

祔母維年歲次月朔日辰以下至適于並同前顯曾祖妣某封某氏躋祔孫婦某封某氏尚饗

亡者維年歲次月朔日辰以下至醴齊並同前哀薦祔事於先考某官府君處士母則改云先妣某封某氏適於顯曾祖考某官府君母則改云曾祖妣某封某氏尚饗

萬斯同曰考溫公書儀其所載祔祭之禮但於參神時再拜及辭神時再拜而已即朱子家禮祔祭儀同虞祭亦不過降神時再拜酹酒時再拜讀祝時再拜辭神時再拜而已其亞獻終獻皆易人為之故亦有拜總之不若丘氏儀節四拜者二而再拜者八若是之多也夫拜以成禮非以多為恭禮可以止而顧僕

僕爾亟拜也是可謂之禮乎古之祭考妣者獻考則不復獻妣葢禮統於尊猶之燕饗之禮與席者雖多而其獻實止一人而已此古禮也亦即温公文公之禮也豈有既獻祖考復獻祖妣既拜於祖考之前復拜於祖妣之前者乎今丘氏乃竟分行之復於亡者之前亦謂之獻則是尊卑無序而上下無統矣名為致敬而實不敬之甚矣不將為知禮者所誚哉世有刻行家禮儀節者多删去朱子之本文但詳存丘氏之儀節於是家禮一書非復朱子之書而止為丘氏之書矣欲復朱子之舊者可不重為釐正乎

會典品官禮祔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饌陳於祠堂堂狹即於聽事隨便設亡者祖考妣位於中南向西上設亡者位於其東南西向母喪則不

設祖考位置酒瓶玄酒瓶於阼階上火爐湯瓶於西階上具饌如卒哭而三分毋喪則兩分祖妣二人以上則以親者㕑明設蔬果酒饌質明喪主兄弟皆倚杖於階下入詣靈座前哭盡哀止乃詣祠堂祝軸簾啓櫝奉所祔祖考之主置於座内執事者奉祖妣之主置於座西上喪主以下還詣靈座所哭祝奉主櫝詣祠堂西階上卓子上喪主以下哭從如從柩之次至門止哭祝啓櫝出主乃參神在位者皆再拜乃降神祝進饌酌獻先詣

祖考妣前祝版云孝孫某謹以潔牲庶羞粢盛醴齊適於某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尚饗皆不哭内喪則云某妣某封某氏隮祔孫婦某封某氏次詣亡者位前祝版云薦祔事於先考某官府君適於某考某官府君尚饗三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並同卒哭儀禮畢祝奉主各還故處先納祖考妣神主於龕中匣之次納亡者神主西階卓子上匣之奉而還於靈座出門喪主以下哭從如來儀

庶人禮祔　卒哭之明日乃祔其日夙興執事者具器陳饌喪主以下入哭於靈座前乃詣祠堂奉所祔祖考之主置於座內執事者奉祖妣之主置於座還詣靈座所哭祝奉新主以行喪主以下哭從如從柩之次至祠堂門止哭祝出主置於座喪主以下各就位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饌者以饌升各陳於座前設訖降出贊者引喪主盥手酌酒先詣祖考妣位前祝辭云孝孫某謹以清酌庶品適於某祖之靈隮祔孫某人之靈

內喪則云適於某祖妣某人隮祔孫婦某人某氏次詣亡者位前祝辭云薦祔事於先考之靈適於某考之靈尚饗喪主再拜興降出贊者引喪主詣諸座前各再拜乃復位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祝先納祖考妣神主於龕中匣之次納亡者神主匣之奉之反於靈座喪主以下哭從如來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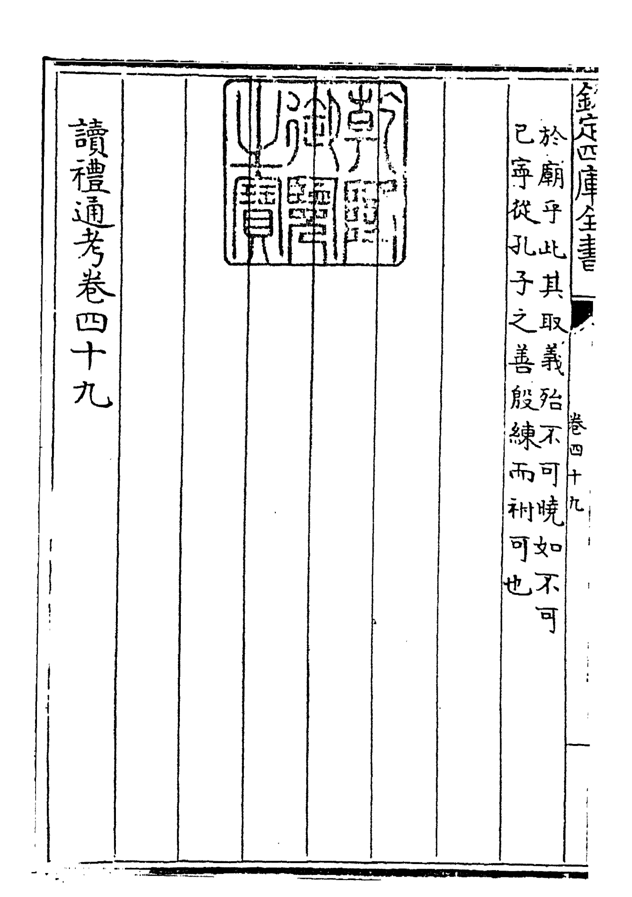
陸粲與蕭國材論家禮纂要書承示家禮纂要已隨條改正有可商確者數處具列請教如左　一卒哭之祔來教云考祔殷禮既練周禮卒哭孔子善殷而朱子從周從周者有類也程伊川有言喪須三年而

祔若卒哭而祔三年却都無事了且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既祔則無主在寢哭於何所張橫渠亦云喪須三年後祫祭於廟遂奉祧主歸夾室遷主新主皆歸廟此程張二儒皆不從卒哭而祔也朱文公嘗謂橫渠此言似得禮意故於家禮告祔於卒哭而祔廟於大祥葢兩從焉雖然禮順人情因時損益若卒哭告祔至大祥方祔廟則相去將二年而絡繹兩祔非人情矣不如直以大祥之明日祔廟若為宗子則改主遷主祔主同日行之亦因時損益人情簡便又考家禮卒哭而祔其末云祝奉主各還故處注云納亡者神主匣之反於靈座楊氏復亦曰司馬禮家禮並是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觀此則雖告祔而神主猶未入祠堂待三年之喪畢而後遷正朱教所謂告祔於卒哭而祔廟於大祥葢兩從焉者也又案禮記檀弓藍田呂氏曰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

於新廟愚意古者一世自為一廟則此禮可行今之祠堂四代之主皆在一處則所謂有祭即而祭之者窒礙而難行矣此朱子所以雖從卒哭之祔而必反主於寢也來教兩祔之疑愚意亦同況卒哭之祔祝文既云適於祖考某官躋祔某官則是已告祖考以當祔亡者之主矣然其主乃不入祠堂而復反於寢祝文之意毋乃虛乎此其失又不但兩祔之非人情也竊謂有程張之說可據則如來教大祥而遷祔之議似亦無悖於禮但家禮大祥前期一日告遷於祠堂改題神主厥明行事畢祝奉主入於祠堂所謂厥明日即祥祭之本日也今來教欲用祥之明日而改主遷祔同日行之未知何據更詳之

呂坤四禮疑祔何謂也在堂者終入廟豈能濡滯家庭在廟者終遞遷豈能夷猶位次必以死者告祔無乃逼乎無已與其卒哭也寧練　死者無終不入廟之理祖考無終不知死者入廟之時安用奉主告祭

於廟乎此其取義殆不可曉如不可
已寧從孔子之善殷練而祔可也



讀禮通考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棊世華

欽定四庫全書

讀禮通考卷五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儀節十三

小祥

儀禮士虞禮記期而小祥注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云歸祥肉　疏自祔以後至十三月小祥故云期而小祥引檀弓者證小祥是祭故有肉也

曰薦此常事注祝辭之異者言常者期而祭禮也　疏一期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故祝辭異也

敖繼公曰三年之喪至期而凶服或有所除故謂之祥再期而祭祝辭乃曰祥事則此未得正謂之祥也

故以小言之自此以下之祭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不復及其皇祖與祔異萬斯大曰卒哭祔祭繼三虞而行故日與尸不更筮賓不更宿小祥去祔大祥之去小祥為日遠矣日也尸也賓也無不筮不宿可知考虞禮記第云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不著二祥之禮此當倣特牲饋食禮為節自筮日筮尸宿賓以至於獻兄弟及私臣内兄弟則小祥之節也自筮日筮尸筮賓以至於賓主黨旅酬交錯則大祥之節也特冠服用練祥所宜不如特牲禮冠端玄爾

乾學案士虞禮篇末其言大小祥祭但言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並不言祭之儀節若何唯前記祔禮有其

他如饋食一語鄭注謂如特牲饋食之事夫
曰饋食則士虞立尸有九飯之文亦饋食也
此所云饋食安知非指士虞之禮而謂必指
特牲之禮乎故賈疏亦疑之唯據尊膚折俎
句辨其為如特牲之禮愚則謂虞為喪祭卒
哭祔為吉祭至小祥以後則彌吉矣豈得復
用喪祭之禮乎故不特祔祭如饋食即練祥
禫之祭亦莫不如饋食其異者唯小祥不旅

他如饋食一語鄭注謂如特牲饋食之事夫曰饋食則士虞立尸有九飯之文亦饋食也此所云饋食安知非指士虞之禮而謂必指特牲之禮乎故賈疏亦疑之唯據尃膚折俎句辨其為如特牲之禮愚則謂虞為喪祭卒哭祔為吉祭至小祥以後則彌吉矣豈得復用喪祭之禮乎故不特祔祭如饋食即練祥禫之祭亦莫不如饋食其異者唯小祥不旅

酬大祥無無算爵爾欲知大小祥祭之詳者尚於特牲饋食篇考之篇見下卷

雜記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注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　疏主人之酢嚌之者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賓長酢則嚌之也衆賓兄弟皆啐之者亦謂祭末受獻之時啐之以其差輕故也大祥主人啐之者謂受賓酢之時主人啐之也必知此主人之酢非受尸酢者以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虞祭比小祥為重尚卒爵今大祥祭主人受尸之酢何得唯啐之而已故知受賓酢也受尸酢神惠為重雖在喪亦卒爵賓禮為輕受

賔之酢但嚌之而已知喪祭有受賔酢者鄭注曾子問曰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筭爵故知大小祥祭皆爲之也

蔿斯大曰士虞禮喪祭也尸酢主人主人飲且卒爵練祥吉祭何以反止於嚌啐孔疏云此主人嚌之啐之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賔長賔長酢主人時也衆賔兄弟啐之飲之謂祭末受獻時也賔酢止於嚌啐而尸酢反卒爵者神惠重賔酢輕也通練祥二祭於特牲禮者不可不知

凡侍祭喪者告賔祭薦而不食注薦脯醢也吉祭告賔祭薦賔既祭而食之喪祭賔不食　疏侍祭謂相於喪祭禮者喪禮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賔但祭其薦不食之也此亦謂喪之正祭之後主人獻賔之時賔受獻主人設薦賔祭而不食謂練祥祭也其虞祔不獻賔也

方慤曰祭之而不食者哀而不忍故也

喪服小記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注臨事去杖敬也濯謂溉祭器也　疏練謂小祥也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經唯有要經病尚深猶有杖屨是末服又變為繩麻將欲小祥前日豫筮日筮尸及視濯器則豫著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也所以然者此三事悉是為祭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哀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告具而后去杖者謂鄉者變服猶杖今既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便去杖敬賓故也筮日與尸皆有賓來鄉當臨事時去杖今告筮占之事已畢則孝子更執杖以拜送賓矣不言視濯者視濯輕而無賓故不言也

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為也　疏孝子之喪親應歲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為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也親終一期天道改變哀情益衰而除說其喪天道當然故云道也為此練祭自為存念其親不為除喪而設兩事雖同一時不相為也故云祭不為除喪也此除喪謂練時除喪也男子除首絰女子除要帶與小祥祭同時不相為也莊元年三月夫人孫於齊公羊傳云其言孫於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是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

也注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彌吉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注孝公隱公之祖父

疏練小祥祭也旅謂旅酬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彌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行旅酬之事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無算爵之事喪事簡略於禮未備也

方愨曰昭公未可為而為之於禮為不及孝公可以為而不為於禮為過過猶不及故皆以為非禮然不及近薄過近厚與其薄也寧厚故於昭公言非禮於孝公曰亦而已

吳澄曰凡吉祭酳尸之後有旅酬旅酬之後有無算爵曾子問凶祭之禮比吉禮減殺若何者不行旅酬孔子謂小祥之祭不行旅酬以此答曾子所問之一事爾鄭注因言小祥以前虞祭及奠之二事又言小

祥以後大祥祭之一事所以異於吉禮者四事奠酬於賓謂賓以主人所酬之爵奠置於賓席前而不舉以飲也注所云虞不致爵謂致爵於賓是酬賓之爵非致爵主人主婦者也

穀梁傳文公二年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疏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説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爾

黄幹曰案張子曰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者之主而告新死者以將遷於此廟也既告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祖亦未遷比至於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死者之主於其廟今案横渠之説

如此鄭注亦然既因練而遷則必易檐改塗而後遷此疏乃謂壞廟在三年則失之矣但練雖遷主於廟祭訖復反主於寢

魏了翁讀書雜鈔遷廟早晚左氏以為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杜服皆以為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為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喪人廟用卣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曰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

乾學案鄭氏士虞禮注凡祔已復於寢練而後遷廟其注玄鳥詩則曰君喪三年既畢歸

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
又與注禮言小異賈公彦遷就其辭故云鄭
意除練時特禘三年喪畢更有此特禘之禮
也左氏傳服注云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
皆於廟焉自三年以前未得遷於廟而禘祭
此言善矣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顧自周以後皆卒哭乃祔開元禮獨於練時
行祔禮不可解也

萬斯同曰穀梁言練而作主壞廟鄭康成從之張横渠黄勉齋亦從之杜元凱本賈服之說言遷廟在三年喪終而穀梁疏因之呂與叔亦謂既除喪然後主遷新廟衆言淆亂如此將何所適從愚謂論周家之禮當以周人之言為據穀梁子周人也以周人而言周制宜有謬乎遷廟之期儀禮戴記無明文幸有此傳可據則據此傳以斷周制自無可疑且桑主曰虞既用於虞祭之日則栗主曰練必用於練祭之時既作主則入廟矣宜有名之為練主而不用之於練祭者使其仍祔於祖廟則不必更作新主既已更作新主則必遷之於新廟可知矣不然何名為練主而又將何所置之乎說者謂練主雖入廟亦仍還祀於寢與虞主同是又不然虞主無入廟而還寢之理愚既常辨之矣練主亦宜有入廟而還寢之理儻果還祀於寢則是時王父已遷將廟有虛主矣昔者孔子言之曰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國君薨與

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爾孔子謂廟無虛主而諸儒乃欲使廟有虛主乎故言練主不入於新廟與言入廟復祀於正寢者皆顯背孔子之說者也夫孔子之言既如此穀梁之言又如彼則作主即以入廟而遷廟即在練時章章矣又何疑

乾學案遷廟當在三年吉禘之時辨見五十二卷

喪大記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疏練後漸輕故得自謀己國家事也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注歸謂歸夫家也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疏謂庶子為大夫士練後各歸其宮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而歸　練而食菜果注果瓜桃之屬

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

間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食菜果　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

開元禮三品以上喪四品以下及庶人附小祥祭　主人有司先制衆主并趺匱等如喪主之禮四品以下無前一日之夕毀廬為堊室設蒲席周喪堊室者除之設地席陳練冠於

次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牢饌及器如卒哭之禮其日夙興祝入燭先升自阼階入於室四品以下無主人加整拂几筵以出祝於靈座之西更設喪主座東向祝奉喪主置於座訖祝出迎栗主入置於舊靈座祝開匵奉出栗主置於座訖設几於右乃出四品以下無奉主儀掌事者設罍洗篚於西階西南如初篚實爵一巾一加冪設瓦甒二於靈座之左北墉下醴酒在東冪用絺加勺南柄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罇罍篚者先入立於罇罍篚之後內外衰服主人

倚杖於階東俱升就位{者立 應拜}哭盡哀相者引降主人杖就次主婦以下各就次主人及諸子除首經著練冠妻妾女子子除要經周服者皆除之丈夫素服吉冠屨婦人素服吉屨相者引主人及諸子倚杖如初内外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升自東階入設於靈座前設訖掌饌者降自西階以出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罍洗主人止哭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入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靈座前俛伏興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

立於靈座之右北面内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哀子某父殁稱孤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封謚妣云妣夫人某氏歲月驚廹奄及小祥攀慕永遠重增屠裂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祇薦祥事於考某官封謚尚饗主人哭再拜内外應拜者皆再拜哭祝興進跪奠版於靈座前興還鐏所主人哭拜與祝興奠版同時相者引主人就位哭盡哀内外各還次主人依次立祝闔戶與執鐏罍者降出少頃祝與進

饌者入開戶徹饌祝匱主闔戶以降其喪主祝奉出埋之於廟門外之左四品以下俱祝闔戶以降無匱主儀自小祥之後止朝夕之哭哭無時哀至則哭始食菜果飯素食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又周而大祥

政和禮品官喪儀小祥前一日之夕毀廬爲堊室設蒲席周喪堊室者除之設地席陳練冠於次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具饌如盛奠其日夙興祝先入室整拂几筵以出内外衰服主人倚杖於階東俱升就位哭

盡哀贊者引主人杖就次主婦以下各就次主人及諸子除首絰著練冠妻妾女子子除要絰周服者除之丈夫素服吉冠屨婦人素服吉屨贊者引主人及諸子倚杖如初內外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入升自東階設如初贊者引主人盥手及奠酒如初就進立於靈座右北面內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朔日辰孤子某（母曰哀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謚歲月驚廹奄及小祥攀慕永遠重增屠裂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祥事於考

某官封謚尚饗祝興主人拜退復位次引亞獻終獻如虞祭之儀內外再拜哭盡哀贊者引主人杖降自西階就次內外皆出少頃徹饌闔戶降出自小祥之後止朝夕之哭哭無時哀至則哭始食菜果飯素食

庶人禮小祥　前一日之夕毀廬為堊室設蒲席陳練冠於次主人及諸子俱沐浴具饌於堂東其日夙興祝入整拂几筵以出內外衰服主人以下倚杖於階東俱升就位哭盡哀贊者引主人杖就次主婦以下各就次

主人及諸子除首絰著練冠妻妾女子子除要絰周服者除之丈夫素服吉巾屨婦人素服吉屨贊者引主人倚杖如初乃升内外俱升就位哭設饌如初贊者引主人盥手及奠酒如初祝進立於靈座右内外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於考某人之靈歲月驚迫奄及小祥攀慕永遠重增屠裂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祥事於考某人之靈尚饗餘如虞祭之禮自小祥止朝夕之哭哭無時（哀至則哭）

司馬氏書儀小祥　將及期年先以栗木爲祠版并趺皆如桑板之制考以紫囊妣以緋囊盛之各有藉褥貯於漆匣於十一月之末主人設香爐炷香卜筮日於影堂外西向先擇日於來月下旬卜筮之不吉次擇中旬不吉次擇上旬既得吉日主人焚香於靈座前北向立祝執辭出於主人之左東向讀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常事於先考某官妣言某封占既得吉敢告既讀卷辭懷之興復位主人再拜退或不卜則從初忌日小祥前一日主

人及諸子俱沐浴櫛髮翦爪衆丈夫灑埽滌濯主婦帥衆婦滌釜鼎具祭饌如時祭（主人主婦縱不能親為亦須監視務極精潔）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别所置練服於其中（禮既虞卒哭則有受服間傳期而小祥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今人無受服及練服小祥則男子除首絰及負版辟領衰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而已應服期者及小祥皆改吉服然後盡其月不服金珠錦繡紅紫）執事者置卓子設香爐酒盞注於靈座前置盥盆帨巾於靈座西南别設座於靈座前卓子之右東向别置卓子於靈座東南西向置菓版匣及筆硯墨於其上主人立於靈座前北向

使善書者西向立題栗版畢以蠟塗炙令入理刮拭之
復納於匣祝盥手奉桑版置於東向之座次奉栗版置
於靈座舊位出之藉以褥主人盥手焚香斟酒酹之退
少立祝執辭出讀曰年月日孝子某開元禮小祥祝文猶稱孤哀子案士
虞禮祔祭已稱孝子故今從之敢昭告於先考某官妣言某氏來日小祥栗
主既成伏唯尊靈捨舊從新是憑是依祝與主人再拜
哭盡哀明日夙興執事者設玄酒一瓶酒一瓶刀子拭
布酒盞注於卓子上在東階之上西向設香卓子於靈

前堂中央置香爐香合香匙於其上裝灰餅設火爐湯瓶火筯於西階上對酒瓶設盥盆二於西階下（一盆有臺供親戚一盆供執事者）各有帨東上乃具饌陳於堂門外之東質明主人倚杖於門外（喪服小記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入於堂注然則練杖不入門明矣）入與期親各服其服坐立哭於靈前如虞祭之位（若大功以下有來預祭者釋去華盛之服同序坐立亦如虞祭之位大祥禫準此）哭盡哀主人及期親出就次易練服及吉服復入就位哭頃之祝止哭者主人盥手焚香如虞祭帥衆丈夫設肉食主婦帥衆婦女

設麪食米食如卒哭執事者開酒主人斟酹酒如虞祭祝執辭讀曰年月日孝子某敢昭告於先考某官（妣云某封）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柔毛嘉薦普淖明齊溲酒薦此常事於先考某官（妣如前）尚饗祝興主人再拜退復位哭止亞獻終獻闔門啓門復入就位皆如虞祭祝東向告利成如卒哭祝斂栗版韜藉匣之置靈座主人以下哭拜出就次執事者徹饌如虞祭祝取桑板匣帥執事者徹東向坐

埋桑主匣於屏處潔地

朱子家禮小祥鄭氏云祥吉也期而小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大祥倣此前期一日主人以下沐浴陳器具饌主人帥衆丈夫灑掃滌濯主婦帥衆婦女滌釜鼎具祭饌他皆如卒哭之禮設次陳練服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中男子以練服為冠去首絰負版辟領衰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應服期者改吉服然猶盡其月不服金珠錦繡紅紫唯為妻者猶服禫盡十五月而除

揚復曰案儀禮喪服記載衰負版辟領之制甚詳但有關文不言衰負版辟領何時而除司馬公書儀云既練男子去首絰負版辟領衰故家禮據書儀云小祥去首絰負版辟領衰但禮經既練男子除首絰婦

人除要帶家禮於婦人成服時並無婦人經帶之文此為踈畧故既練亦不言婦人除帶當以禮經為正

邱濬曰案家禮於設次陳練服下既曰男子以練服為冠而不言冠之制又曰去首經負版辟領衰而不言別有所著今考之韻書練漚熟絲也意其以練熟之布為冠服故謂之練焉古人因其所服遂以為小祥之冠雜記云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注謂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則小祥別有冠明矣服問云三年之喪既練矣則服其功衰雜記亦云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注謂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則小祥別有衰明矣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腰帶繩屨注練衣中衣衣之承衰者也葛腰帶用葛為腰經也繩屨用麻繩為屨也又喪服小記曰練皆腰經杖繩屨今擬冠別為練其制繩武條屬右縫一如衰冠但用稍麄熟麻布為之其服制則上衰下裳一如大功衰服而布用稍麄熟麻布為之不用負

版適衰腰絰用葛爲之麻屨用麻繩爲之父杖用竹母杖用桐如故　又案溫公書儀謂今人無受服及練服小祥則男子除首絰及負版辟領衰婦人長裙不令曳地蓋不復別有所製唯仍其舊而已冠上去首絰服上去負版等三物婦人之服只截去長裙令不曳地噫古禮以小祥爲練小祥而不製練服可乎故今擬爲練服如右及擬婦人服制亦用稍麄熟麻布爲之庶稱練之名云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用卒哭）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皆如卒哭但主人倚杖於門外與期親各服其服而入若已除服者來預祭亦釋去華盛之服皆哭盡哀止）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祝止之）降神（如卒哭）三獻（如卒哭之儀祝版同前但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潔牲柔毛粢盛醴齊薦此常

事尚饗 侑食 闔門 啓門 辭神皆如卒哭之儀 止朝夕哭唯朔望未除服者會哭 始食菜果

朱子語類問妻喪踰期主祭朱子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弔服及忌日之服可也

儀節 祝出神主 主人以下入舉哀主人以下期親各服其服倚杖哭於門外少頃 哀止 就次易服各出就次易服畢各具新服 序立舉

哀　哀止　降神自此以後儀節並同卒哭

祝文維年歲次朔日辰並同前

明會典品官禮小祥　期而小祥喪至此凡十三月不計閏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前期一日喪主以下皆沐浴喪主帥衆丈夫灑埽滌濯主婦帥衆婦女滌釜鼎具祭饌如卒哭設次陳練服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祝出主喪主倚杖於門外與期親各服其服而入皆哭盡哀止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祝止哭乃降

神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並同卒哭之儀祝版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潔牲庶羞粢盛醴齊薦此常事尚饗自是止朝夕哭始食菜果

庶人禮小祥　前期一日喪主及諸子皆沐浴具饌陳器設次陳練服於其所其日夙興祝入整拂几筵以出內外衰服喪主以下倚杖於階東俱出就位哭盡哀贊者引喪主以杖就次主婦以下各就次乃陳練服贊者

引喪主倚杖如初乃升内外俱升就位哭賛者引喪主盥手奠酒祝進立於靈座右内外止哭祝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告於考某人之靈歳月驚廹奄及小祥攀慕永遠重增荼裂謹以清酌庶羞祗薦常事尚饗祝興喪主哭再拜退復位内外哭盡哀喪主以下出杖降自西階就次妻妾女子子還别室自小祥之後止朝夕哭

大祥

儀禮士虞禮記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注又復也疏此謂二十五月大祥祭變常言祥者亦是常事也

徐元文曰儀禮虞卒哭之後尚有祔練祥禫四祭並不言祭之儀節者蓋以祔祭之禮既倣特牲饋食為之則練祥諸祭皆倣特牲可知故不言也況士虞禮後即繼以特牲饋食之篇其意更可推而知矣特所異者常祭則有旅酬而練無旅酬常祭則有無算爵而祥無無算爵蓋哀以漸而殺則禮亦以漸而隆至於除喪而禮祭始盡用吉禮爾自注疏專指特牲為四時之常祭似乎練祥諸祭制禮者有闕文矣豈知特牲饋食固為四時之常祭亦可通於練祥之喪祭哉觀特牲贊命之辭止言皇祖而不言某氏配鄭氏亦以為禫月吉祭之禮然則作儀禮者以特牲繼士虞之後豈無意乎

乾學案大祥之祭亦倣特牲饋食禮說見小祥篇

喪服小記大祥吉服而筮尸 注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 疏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今將欲祥亦於前日豫服大祥之服以臨筮日及筮尸視濯今唯云尸不言日及濯者從服祥可知也大祥則并去絰杖繩屨故不云杖絰屨不以凶臨吉者下云大祥朝服縞冠是祥祭之時著朝服此筮尸又在祥祭前已著吉服不以凶臨吉故也引間傳者以大祥之後著素縞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

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

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注為期為

祭期也朝服以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　疏祥謂祥祭之時主人除服之節於夕為期者謂於祥祭前夕豫告明日祥祭之期此時主人即著朝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至明旦祥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前練祭之時不著祭服於此祥時正著祭服故注云正祭服此朝服謂之正祭服者以諸侯卿大夫朝服而祭少牢禮云主人朝服是也案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則祥後并禫服尊卑上下無別皆服此緇衣素裳也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故云正祭服引喪服小記者證此經中朝服是除成喪之服祭猶縞冠未純吉者以純吉朝服玄冠今著縞冠故云未純吉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者間傳文以祥祭奪

情故朝服縞冠祥祭雖訖哀情未忘其服稍重故著縞冠素紕麻衣引釋禫之禮者是變除禮也其禮云玄衣黄裳既著玄衣應著玄冠故云則是禫祭玄冠矣黄裳未大吉者以大吉當玄衣素裳今用黄裳故云未大吉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者亦變除禮文以祥祭之後乃著大祥素縞麻衣故知禫祭之後亦著禫服朝服綅冠也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者以少牢吉祭朝服故也若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吉祭之服也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者謂既祭之後同平常無事之時也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黄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喪大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内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注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内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 疏外中門外即堊室中也祥之

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也內中門內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故門內不復哭也二處兩時不哭是並有樂作故也隱義云練後三日一哭於次次在中門外謂堊室也至大祥則不復哭於外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是外無哭者鄭此注之意以祥踰月作樂故禫時無哭則經云樂作之文但釋禫時無哭之意不釋祥之無哭皇氏以為鼓素琴樂作之文釋二處兩時無哭與鄭注違皇說非也

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 注鼓素琴始存樂也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檀弓祥而縞 注縞冠素紕也 疏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小記除成喪者其祭朝服縞冠是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 注笑其為樂速 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 注為時如此人行三年喪

者希抑子路以善彼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疏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然時人皆廢而此獨能行何須笑之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注哀未忘十日而成笙歌注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疏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歌笙以其未踰月也

吳澄曰成者樂曲之一終聲者曲調之聲也不成聲謂不終曲也祥後可以彈琴矣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一曲而又廢也十日之後則不但彈琴終曲吹笙而歌亦終曲矣哀情之殺以漸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纓注譏其蚤也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　疏此絲屨組纓禫後之服今既祥而著故譏其蚤禮既祥白屨無絇喪服變除禮文縞冠素紕者玉藻文素紕當用素爲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爲纓故譏之案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絲屨以絲爲飾絇繶純之屬士冠禮云白屨緇絇繶純此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爲繶純也

方慤曰以絲爲屨之絇以組爲冠之纓服之吉者也而有子服之於既祥失於蚤矣既祥之屨如之何曰徹絇既祥之纓如之何曰用素有子孔門高弟而失禮若是疑或不然故曰蓋焉

顔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注彈琴以散哀也

張子全書祥日食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

子夏既除喪而見注見於孔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注樂由人心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注雖情異善同俱順禮疏此言子夏子張者案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衎衎而樂閔子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與此不同

者當以家語及詩傳爲正知者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焉能彈琴而不成聲而閔子至孝之人是故孔子善之

間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　又期而大祥有醯醬

又期而大祥居復寢

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　注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

喪大記祥而食肉　既祥黝堊　注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

徐秉義曰喪之有祭始於虞故儀禮有士虞之文其再虞三虞及卒哭之祭皆倣初虞爲之矣至卒哭之後尚有祔練祥禫四祭而儀禮俱無其文何哉葢士虞記篇末畧陳祔祭之禮而以其他如饋食一語括之所謂饋食者即下篇特牲饋食禮是也特牲之禮雖屬四時之常祭亦可通於卒哭後之喪祭故士之

祔祭倣之祔旣倣特牲則練祥禫三祭自倣特牲可知故經於大小祥祭止言祝辭之異而不祥其祭之儀節也所以然者卒哭以前之祭專為死者而祭猶在寢則其祭也主於哀祔以後之祭不專為死者而祭已在廟則其祭也主乎敬此所以虞卒哭則有士虞之篇而祔練祥即用特牲之禮也但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不行無算爵則祔祭與練同夫婦得致爵而不得旅酬原未純用夫吉也大祥之祭畧與小祥異主黨賓黨得旅酬而不得行無算爵猶未盡用其全也此以漸而即吉之說也至於禫祭乃始盡用夫吉禮觀士虞禮之後即繼以特牲之篇則作者之意曉然矣孰謂特牲專指吉祭哉又孰謂儀禮無練祥禫之祭禮哉

開元禮三品以上喪禮四品以下至庶人附大祥祭 前一日之

夕除堊室張帷又備内外受服各於其次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穿餕及器如小祥之禮其日夙興内外各服其衰服並於次哭盡哀除服者著除服訖又哭盡哀止昧爽前六品以下云夙興祝入燭先升自阼階入於室祝整拂靈筵啓匵出神主置於座右几筵以出四品以下唯祝拂几筵以出以掌事者設罍洗篚於西階西南如初篚實爵一巾一加冪設甒二於靈座之左北墉下醴酒在東冪用絺加勺南柄具餕於堂東祝與執鐏罍者先入位於鐏

罍之後內外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升自東階入設於座前置設訖掌饌者降自西階以出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罍洗主人止哭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靈前俛伏興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立於座之右北面內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哀子父喪稱孤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謚妣云某夫人某氏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品

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祗薦祥事於考某官封謚尚饗主人哭再拜應拜者皆再拜哭祝興進跪奠版於靈座興還罇所相者引主人就位哭盡哀主人以下各還外寢妻妾女子子以下還於寢祝闔戶與執罇罍者降出少頃掌饌者入開戶徹饌祝置主事四品以下但掌闔戶而出閒月而禫自大祥之後外無哭者食有鹽醬

政和禮品官儀大祥　前一日之夕除堊室張帷備內外大祥之服於次主人及諸子沐浴具饌如初其日夙

興祝先入拂几筵降出内外素服主人以下皆哭盡哀止掌事者設饌如初内外俱就位哭贊者引主人盥手奠酒如初祝於靈座右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謚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祥事於考某官封謚尚饗餘皆如小祥之儀主人以下還外寢妻妾女子子以下還於内寢掌事者除靈座自大祥之後外無哭者間月而禫

庶人禮大祥　前一日之夕除堊室張帷備大祥之服於次主人及諸子沐浴具饌如初其日夙興祝先入拂几筵降出内外於次哭盡哀掌事者設饌如初内外俱就位哭贊者引主人盥手奠酒如初祝立於靈座右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於考某人之靈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祥事於考某人之靈尚饗餘如小祥之禮主人以下還外寢妻妾女子子還於寢掌事者除靈座自

大祥之後外無哭者間月而禫

司馬氏書儀大祥　再期而大祥於二十三月之末主人卜日如小祥禮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别所置禫服其中今世丈夫禫服垂脚黲紗幞頭黲布衫脂皮爏鐵帶或布裹角帶未大祥間假以出謁人家亦假而服之婦人可以冠梳假髻以鵝黄青碧皂白為衣屨其金銀珠玉紅繡皆不可用開元禮云備内外受服禫祭云仍祥服又云著禫服案世俗無受服謂大祥為除服即著禫服今從衆其日夙興執事者設酒饌香火盥器皆如小祥質明主人與未除服者入就位於靈前立哭盡哀已除服者若来預祭亦哭於故位如小祥出就次易禫

服復入就位哭頃之祝止哭者主人降盥手焚香如虞祭帥衆男子設肉食主婦帥衆婦女設麪米食如卒哭執事者開酒主人斟酹酒如虞祭改小祥祝辭云奄及大祥又曰薦此祥事唯不改題粟主埋桑主外其餘如小祥之儀祭畢遷影堂及祠匣於影堂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

朱子家禮大祥　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祭　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皆如小祥設次陳禫服

丘濬曰案說文黲淺黒青也今世無垂脚幞頭之制擬有官者用白布裹帽白布槃領袍布帶無官者用白布巾白直領衣布帶婦人純用素衣屨

朱子語類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除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如弔服可也但改其祝辭不必言為子而祭也

告遷於祠堂以酒果告如朔日之儀若無親盡之祖則祝版云云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遞

遷而虛東一龕以俟新主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别子也則祝版云云告畢而遷於墓所不埋其支子也而族人有親未盡者則祝版云云告畢遷於最長之房使主其祭其餘改題遞遷如前若親皆已盡則祝版云云告畢埋於兩階之間其餘改題遞遷如前

儀節　序立（主人詣祠堂前）　盥洗　啓櫝　出主　參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降神　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斟酒（主人執注遍斟酒盞中畢少退立）　主婦點茶（茶畢與主人並立）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主婦復位（主人不動）　跪（主人以下皆跪）　讀祝

祝跪讀之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請主主人進奉主於卓子上執事者洗其當改字刷塗以粉俟乾其題主命善書者改題親盡者以紙裹暫置卓子上　題主曾祖考妣為高祖又改祖考妣為曾祖又改考妣為祖題畢　遷主主人自奉其主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少退立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辭神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禮畢

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孫某敢昭告於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某官府君　某氏某封

玆以先考某官府君大祥已屆禮當遷主入廟某官府君某氏某封親盡神主當祧某官府君某氏某封神主改題為高祖某官府君某氏某封神主改題為曾祖某官府君某氏某封神主改題為祖世次迭遷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尚饗祝文神主止書官封稱呼而不書高曾祖考妣者是時高祖親盡曾祖祖考妣神主未改題故也

案喪服小記父母並喪則先葬母而不虞祔以待父喪畢而後祔今擬若父先死則用此告遷儀節若父在母先死則是父為喪主惟祔於祖母之櫝不必告遷也待父死之後然後用此儀節告遷而於祝文大祥已屆下添入及先妣某封某氏先

亡祔於祖妣於禮遷入廟之上若父先亡已入祠堂而後母死只告先考一位其祝文曰茲以先妣某封某氏大祥已屆禮當祔於先考並享不勝感愴並同

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惟祝版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畢祝奉神主入於祠堂主人以下哭從如祔之序至祠堂前哭止

儀節

序立以下至辭神以上其儀節並同小祥惟辭神後添舉哀　焚祝文　祝奉新主入祠堂　主人以下哭從至祠堂　安神主安神主於櫝　哀止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禮畢

祝文並同小祥但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

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奉遷主埋於墓側

丘濬曰祥祭後陳器具饌如朔日之儀用卓子陳廳事上質明主人奉安親盡之主於卓子上

儀節 序立如常儀 參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降神 盥洗 詣香案前 跪 上香 酹酒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斟酒 主婦點茶畢並立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主婦復位 跪 讀祝 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 復位 辭神 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焚祝文 送主執事者用盤盛

主捧之主人自送至墓側

埋主

祝埋畢始回案楊氏附注引朱子他日與學者書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於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合祭而後遷益有取於横渠祫祭後奉祧主於夾室之說也而楊氏亦云俟告祭前一夕以薦告遷主畢乃題神主厥明合祭畢奉神主埋於墓所奉遷主新主各歸於廟夫所謂合祭者即横渠所謂祫祭也家禮時祭之外未嘗有合祭若即是時祭又不知設新主位於何所今不敢從且依家禮為此儀節庶幾不失云

祝文維年歲次月朔日辰孝玄孫某敢昭告於五世祖考某官府君妣某氏某封古人制禮祀止四代心雖無窮分則有限神主當祧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百

拜告辭尚饗

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朱子語類問祧主朱子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　李繼善問曰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匣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周舜弼以為昧然歸匣恐未為得先生前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

下又不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邪曰橫渠說三年後袷祭於太廟因其告祭畢還主之時則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其廟此似爲得禮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意而舜弢所疑與熹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之合但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於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爾

楊復曰家禮祔與遷皆祥祭一時之事前期一日以酒果告訖改題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厥明祥祭畢奉神主入於祠堂又案先生與學者書則祔與遷是兩項事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於祖父

之廟俟三年喪畢祫祭而後遷盖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其事至重豈可無祭告禮但以酒果告據行迭遷乎在禮喪三年不祭故横渠說三年喪畢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迭遷神主用意婉轉此為得禮而先生從之或者又以大祥除喪而新主未得祔廟為疑竊嘗思之新主所以未遷廟者其為體亡者尊敬祖考之意祖考未有祭告豈敢據遷也況禮辦昭穆孫必祔祖凡祫祭時孫常祔祖今以新主且祔於祖父之廟有何所疑當俟告祭前一夕以薦告遷主畢乃題神主厥明祫祭畢奉神主埋於墓所奉遷主新主各歸於廟故並述其說以俟參考 高氏告祔遷祝文曰年月日孝曾孫某罪積不滅歲及免喪世次迭遷昭穆繼序

先王制禮不敢不至

問比者大祥祭止用再忌日雖衣冠不得不易而食

內欲以逾月為節不知如何朱子荅曰逾月為是

先生以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

近祥則舉家蔬食此日除祔先生累日顏色憂戚

馮善曰或問家禮大祥用酒果告遷於祠堂楊氏附注以為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其事至重豈可無祭告禮但以酒果告遷行迭遷乎二說不同今當何從曰考朱子與學者書亦從横渠三年喪畢合祭而後遷

自與家禮不同今從附注

陸粲與蕭國材論家禮纂要書來說云一家禮大祥註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小祥之後夫即除服大祥之祭夫亦須素服今案

此說是矣但謂几筵必三年而除施之妻喪則恐未安葢小祥之後夫既除服則几筵亦當徹矣雖子之服未除然以父爲主故也請裁之

明會典品官禮大祥　再期而大祥喪至此凡二十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祭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如小祥設次陳禫服以酒果告遷於祠堂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者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祝版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　祝畢奉神主入於祠堂喪主以下哭從如祔之序至祠堂前止哭執事者徹靈座

斷杖棄之屏處奉遷主埋於墓側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庶人禮大祥　前期一日喪主及諸子俱沐浴具饌陳器陳禫服於次乃告遷於祠堂告畢改題神主而遞遷之虛東一龕以俟厥明祝先入拂几筵降出內外於次哭盡哀掌事者設饌於靈座前內外俱就位哭贊者引喪主盥手奠酒祝立於靈座右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於考某人之靈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祥事尚饗

祝興喪主哭再拜退復位内外哭盡哀祝奉神主入於祠堂喪主以下哭送掌事者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讀禮通考卷五十